

賀平 教授/贺平 教授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復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日 時 : 2022 年 1 月 24 日

时 间 : 2022 年 1 月 24 日

場 所 :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地 点 :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使用言語 : 中国語

使用语言 : 中文

聞き手 : 野口裕子

采访者 : 野口裕子

(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 【目次】

1. 日本との出会いと現在の研究
2. 日本研究の国際化について
3. 今後の中国の日本研究の展望と期待

### 【目录】

1. 与日本的接触以及现在进行的研究
2. 关于日本研究的国际化
3. 对于今后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展望和期待

### 【本文】

#### 1. 日本との出会いと現在の研究/与日本的接触以及现在进行的研究

我是 2008 年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 然后留校。所以今年 2022 年的话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我在博士之前, 其实可以说跟日本或者日本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是在语言方面的一些学习, 和其他专业的学习。我的专业是国际政治, 硕士期间主要是做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博士期间的专业还是国际政治, 但是更具体一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主要是做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

因为我的导师是樊勇明教授, 所以从博士入学开始, 一方面在专业上做一些研究, 另外一方面开始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学习日语。当然日语之前作为二外也简单地学过, 但是学得比较皮毛。简单来说我没有专门地、科班地学过日语, 这个当然也是我的一个不足和缺陷。所以跟其他受采访的一些老师的日语背景相比, 我想这方面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从博士开始到现在, 我的学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其实里边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专业领域研究贸易,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 作为一个经济现象的国际贸易。更具体一点来说是像日美的贸易摩擦, 还有区域贸易的一体化等等这些话题。那么从国别和区域的角度来说, 因为刚才提到, 我在樊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同时毕业以后又在日本研究中心工作, 所以我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日本, 或者说东亚和亚太, 刚好把两个结合起来。所以是以日本为重点,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我从博士开始到博士毕业以后, 大概接近 10 年左右的时间, 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刚才讲的贸易摩擦、区域合作这些话题。

同样一个经济问题、贸易问题, 可能从不同的学科都可以做研究。经济专业、管理专业有他们相对比较科班的, 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可能对现状、对技术性的一些问题, 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同样呢, 我想任何一个经济问题, 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像这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 像之前的日美贸易摩擦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政治的成分, 也有很明显的政治性的表现。所以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贸易问题, 其实在学术上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研究领域。结合当下的一些实际, 对中国来说, 对日本研究来说, 也有比较大的发挥的空间。

## 2. 日本研究の国際化について/关于日本研究的国际化

我博士毕业留校以后，接近 10 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做的是跟博士期间的同一个研究。但是我发现可能到了一定的瓶颈阶段，所以我最近两三年、三四年，其实一直自己在探索，怎么样能够找到新的学术的增长点，或者说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学术领域。

在摸索的过程中，同时结合我相对比较扩散的阅读的兴趣，我做了一些国际日本研究的笔记。这个笔记其实是很原始意义上的真正的读书笔记。就是 I 读了人家特别是欧美的一些日本研究的著作以后，做的一些评论，留下的一些心得体会。一方面是帮助我看看能够从别人的研究中，学习、借鉴一些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研究，做怎么样的研究，研究的新的主题应该是什么，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跟我刚才提到自己的背景有关，因为我毕竟第一外语不是日语，所以我对欧美的日本研究相对比较关注。而且这两年通过留学、访问研究，包括在线的一些方式，其实中国跟欧美学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的日本研究界，跟欧美学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方面的条件上，跟 20 年前 30 年前相比的话，可以说改善了很多。这在无形中也创造了更加便利的一些条件。

很多学者都提到过，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对别的研究，肯定都有本国学术界的一些特色。所以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其实说到底都是中国自身的研究，反过来当然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不光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界，我想跟日本的学术界，跟美国的学术界，跟欧洲的学术界，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这个差异当然不一定大家都认同，但是可以说还是依稀可辨。

从大的方向来说，我想美国的日本研究，可能一方面更加注重所谓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能相对更接近日本学界的风格 and 传统。因为中国日本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是日语出身，或者说传统上跟日本学界的交流比较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学，还是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想这两年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其实美国学界的很多概念、理论、方法、路径、视野等等，都可以为中国学界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觉得从纵向的角度来比的话，像我这个世代或者说比我更年轻一点的学者，现在的所谓的国际视野，可能跟之前的世代相比相对更开阔一些。因为我们对外交流的渠道、机会也更多一些，但整个还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最近两三年写的那些东西，比如在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的“海外日本研究介绍”系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公众号的“国际日本研究经典作品析论”系列、《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和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其实有一定的宣传介绍的成分在里边。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评论、感想，以某种“书评论文”的形式，能够以相对比较自由的方式，向中国的学界更多地介绍欧美学界在我眼中的一些有益的成果。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可以参与到交流中来。

可能有一点，其实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边也提到过。就是有很多作品，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都受到类似的欢迎，或者说大家众口一词评价都比较高。但其实也有相当一些作品，可能在欧美学界，它如果通过英文发表，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出色的作品，但在日本学界可能并不这么看。中国学界又怎么样？相当于中国学界其实是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欧美对日本的研究。特别对这种反响差异比较大的作品，我觉得更有探究的必要。或许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在欧美学者的眼中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学者的眼中也是如此。所以这种学术三角关系的层层递进，我觉得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 3. 今後の中国の日本研究の展望と期待/对于今后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展望和期待

我现在所在的大学科叫国际关系，但是国际关系下面当然也分很多的领域，很多的研究方式。所以可能有的学者相对更偏政策一些，更偏实务一些，有的学者相对更偏理论、偏历史一些，有的更偏现状一些，不同的研究风格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有一定的学科的界限，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对于原来传统的学科的这种分离，相对来说超越得越来越多。从多学科、跨学科、多元学科的视角去研究，这个会带来很多的思想的火花。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今后可以继续着力的一点。所谓的日本研究，它其实有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话题，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的视角，可以变得很多元，很有趣。

最后，用孔子的一句话，作为自勉。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或许对日本研究者来说，怀有学术研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始终值得追求的状态。

公開：2023年4月13日

---

<sup>i</sup> 例如：《国际日本研究的转译与对译》，《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6276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62767)；

《日本变了吗？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0545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05451)；

《日本研究是否有章可循？》，《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9565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95656)；

《美国的日本研究：世代更替与学术流变》，《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

《“本土书写者”的困境与呐喊——评〈学术世界体系与本土人类学：近现代日本经验〉》，《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

《国外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基于样本数据的分析（1993-2016）》，《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日本学刊》，2020年第2期。